

文学圆桌

人间物语

底层书写与魔幻解构

《黄昏马戏团》读后感

| 徐杰文 |

自马尔克斯以来,小说家对于生活的叙述就不止于精准描摹,创造魔幻、祭出奇观、渲染荒诞、挖掘潜伏于日常生活底下的话语,构成了一种新的文学精神指向。某种程度上给习惯深描现实的中国作家们祛了魅,它所带来的震撼还不至于此,拉美作家眼中的现实有一种超越历史的深刻力量:生活的意蕴在魔幻中被内爆。当读到《黄昏马戏团》时,就凛然被这熟悉又陌生的后现代感击中。

阮夕清的短篇小说《黄昏马戏团》讲述的故事并不复杂,一位孤独卖艺人带着一车的表演动物,到江南某地街角杂耍谋生,中间遭遇观者闲人起哄胡闹,最后动物四下逃散,留下一个没有赢家的结局。显然,作品的用意不在提供读者一段荒唐的街头巷尾的谈资八卦。我们不用去怀疑这篇小小说的精神起点,它的严肃性和批判性的雄心其实毋庸置疑。对于这个现代城市街头偶然发生的一幕,暴露出与时代不协调的精神世相,关乎无聊,关乎人性,关乎平庸之恶,作者的笔下藏着更深刻的动机。这个荒诞不经的故事为其表象,背后的逻辑犹如黑洞幽暗深邃,其寓言式结构与恣肆意像,亦有博尔赫斯《恶棍列传》的影子。

马戏团因袭了传统的生存作业模式,小丑靠这点古老娱乐苟延残喘。在一个现代城市,取悦空间几近绝迹,然而城市生活没有想象的那么齐整,城市从来就是你的城市和他的城市并存的结果。这样解构我们概念中的文明进程具有辩证价值。本来是旧照片里才出现的营生,如今妥帖地与那些围观的精神流浪者的心境一致。作家不惜这样奇幻的想象,为我们城市景观弥合了许多空间缝隙,同时为我们渐渐忘记的内心戏提供了一个触发点。光鲜靓丽的现代化大背景下,带有老破小特点的旧街区的路边杂耍其实蛰伏着另一种需要。街头表演代表多元指向,契合多重生活,也许是城市包容与活力的象征。在我们的城市记忆里,它似乎被有意无意地忽略。当一个遽变中国正在被记录,那么这些微小局部甚至不主流的生活值得一并被归入档案。

作家意欲彻底还原一个原始场景,裸露生活的某些底色。看似

自然主义同时不乏荒诞意味的笔调,调侃着像苍疤一样的当代人集体心理隐疾。小丑只是他驯养动物的主人,然而在观者面前,他是个被娱乐的人。任何生活在底层的人们,那些被社会边缘化的人们,在小丑面前又会奇诡地找回自我尊严,好像他们瞬间翻身了一番。他们肆意戏弄,无节制地要求,以一个老子出钱就可以任性的姿态傲娇。在成为闲人之前,或许他们也有过青春憧憬和短暂奋斗,然人生经历与历史吊诡相似,命运将他们抛入跌宕,时代大浪淘沙,他们最终都成了多余的人。他们内心善恶并存,可怜也可恨。或许不应该因为他们的普通人身份而去原谅,在每次人类悲剧到来之时,他们的“冲锋在前”的破坏能量非常可怕。同类之间的相互残杀,愚蠢、暴虐、懦弱、阴暗是这种“游戏”心理的本质。正如小说中小丑骂道:“老子走南闯北这么多年,什么样的人你都碰到过,就没碰到你们这么恶心的人,你们看不得别人好,你们情愿自己不好也看不得别人好。”任何善恶之间的转变只在一念之间,尽管这只是无聊和戏谑本性带来的副产品。所有恶俗玩笑都始于这一点点的满足感。它将自己内心累积已久的愤懑投射到任何无辜的事物上去,以获得短暂和虚假的平衡。然而生活成员之间难道应该由这种互欺和互骗组成?将对不成功人生的不满发泄到比自己更不幸更弱小的人身上去,谁会为乌合之众的集体阴暗心理买单?想起鲁迅先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名言,此乃当代翻版。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无力翻转,所以他们就腐蚀社会的进取精神。

《黄昏马戏团》获得《上海文学》2021年度文学奖,在纸质文学式微的年份里,她的存在表明,犹如时代精神需要仔细去辨别,人性需要无情认证一般,期待文学不消亡就是期待文学以她独有的思考和感受力量回应时代赐予我们的种种小惊讶。这篇有关江南的B面书写,既现实又超越现实,象征与隐喻的力量潜藏其间。它叩问人性,拒绝预设,相信差异乃历史真相,重复的不过是对根深蒂固事件或心理的摹写。作者知道穿越过来的历史感并无翻转的可能,那么唯一能做到的就是拒绝麻木。

海天尽头的下午茶

| 张振福文 |

宁静的下午,我站在海天尽头。眼前是瓦蓝的天空,是浓郁的绿色,还有一片晶莹的水面。

没有海,但我听得见海的声息,以及海风传来的腥味。

来这里后,北纬18度的任何一个点,我都看作海天的尽头。

眼前是一个湿地公园。我就住在它南面,每天午后我都会来这里,与海天尽头,分享午后的宁静时光。十来年前,这里是一个天然的沼泽浅湾,名为天泽湖。

我常去老王家,坐在宽敞的后阳台上,喝下午茶,聊天。后阳台很宽大,足足可放一张大圆桌。

后阳台的北边,再没有建筑物,视野开阔。那里正对着一片水面,以及绿树杂生的沼泽,那就是天泽湖。我说,我们能有幸常在海天的尽头聊天,这是老天送给我们晚年的最慷慨,也是最奢侈的礼物。

凤凰花开了,又谢了,接着南国最好看的木棉花开了,灿若云霓。北纬18度的春天来了。

坐在老王家的后阳台上,眼前的花红树绿,只有细心的人才能觉察到季节的细微变化。

有一年老王回无锡买了辆丰田车,什么型号我就不懂了。他说买车是为了十几年前考的驾照,再不用就可惜了。老王和女婿一起,把车开到了北纬18度。

于是,我们在三亚的出行就有了更多方便。去了原先交通不便的后海、小东海、鹿回头帆船港、铁炉港等地。

老王开车带我们去渔港码头买海鲜。装海鲜的背心袋把后备箱浸湿了,后来就备好塑料桶,海鲜放桶里,再放在后备箱就不潮了。

有一次,老王把车子开到渔港后,走进一家粉店。那是一家半露天摊档,当时还没有实施城市环境整治。我说这么脏乱差,怎么会有好味道呢?老王说不一定。

吃完后老王站起身,跷起大拇指:这是吃过的全市最好的粉汤。原因很简单,老王笑着说,码头上到处是车子装得太满,一不留心掉下的鱼虾,每天拣个漏就可开店,还愁味道不好?

老王对吃比较淡漠,要求也不高。他最大的爱好,就是玩、白相。

70岁那年,他独自一人报名跟团拉萨游,我提议,能否找个亲友结伴同行,西藏不比其他地方,高反和险途,是两大拦路虎。我说我60岁从川藏线去的拉萨,途中经历了种种险情。老王家人也一致反对。老王说,不能再等了,越往后越去不成。

老王到车上发现,自己是全车最年长的。果然途中就产生高原反应,紧急送医院挂水。她女儿知道后,要他放弃后面的行程提前返回,且准备为他购买林芝飞上海的机票。住在林芝医院里的老王坚决反对,他说宁可少玩几个景点,决不半途而废。后来他白天跟团晚上挂液,坚持到安全返回。

自从有了车也有麻烦,每年开回去还是停在三亚?纠结。后来,老王叫来女婿一起把车开了回去,重返无

车族。他说,开车的目的是享受过程,这过程已经体验到了。

下午茶喝了十多年。旅游的话题始终是鲜活的。这么多年下来,想去的地方都走遍了。我们一起去邻近的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一起去邻近的尼泊尔、泰国、柬埔寨、老挝、越南等,大部分都是自助游,邻近的市县更是去了多次。接下来去哪里玩?越来越成为难题。

只能退到北纬18度,将三亚的角角落落再翻找一遍。

几天后,老王说昨天找地图研究了半天,有个地方可以去看看,扎南村。老王找出了那张用烂了的三亚地图递给我,这是一个地处三亚边缘、靠近保亭的自然村落,交通不便,保留了更多原生态,被称为三亚最后的净土。

扎南村比估计的更远,山路崎岖,40公里路程,公交开了近3小时,中间转两次车,等候时间长。回来又是近3个小时。

扎南村回来,有人问,你们去那么僻远的乡下,究竟看什么?老王回答不上来,我也一样。疯子!疯子!大家对我俩的评价:简直是神经病。

想不到一年后,老王和我又当了一回神经病。那天喝下午茶,我说有没有地方可以走走,老王摇头很失望的样子。我说,再去一次扎南,如何?老王一愣,眼睛一亮:时间你定。

备好干粮,重返扎南村。没有多少期待,却有重逢的欢愉。道路改善不多,颠簸的路段仍不少,上下车的大多是当地的黎族少数民族,虽语言不通,却和气亲切。

村里,古树参天,幽深静穆,芭蕉、芒果,还有槟榔树,好像都长高了。村外,与保亭接界的山涧,依然乱石嶙峋,水流不断。

海岛大山腹地的扎南村,你会记得这两个两次远道而来,又匆匆而去的外省老人吗?

为另找法子消遣,老王又玩起了风筝。开始是自己动手用塑料袋扎,后来就从网上买。他说放风筝要一定的臂力、腿力和眼力,以及风向骤变时的反应能力。是娱乐又是锻炼。

每天下午,老王徒步在湿地的观景桥上放风筝。他边上,有一位东北老人,脸黑黑的,也每天必到。每当风筝上天,东北老人就坐在凳子上闭目养神。老王说东北老头玩风筝已好多年,经验足,比我放得稳、放得高。

我抬头望去,东北老人的风筝一眯眯小,像贴在蓝天深处,纹丝不动。

后来老王同时放两只风筝,风向一变就乱了套,大喊,叫我帮忙,结果越帮越忙。风筝掉下来,挂在树上或落在水面上都是尴尬事。

有一年,老王在三亚度过了完整的一年四季,才回无锡。十几年来,这是他第一次破例。

秋冬,我来到三亚,每天午后,来到海天尽头的湿地公园。

观景桥上,再也不见放风筝的老王,以及维系一起的蓝天上的风筝。那个黑面孔的东北老头也不见了踪影。

老王比我大一岁。是我在三亚认识的第二个无锡人。



春静
摄影 金石声